

抗战文艺作品巡礼

为抗战发出怒吼 为大众谱出呼声

洗妮娜



▲ 洗星海在延安指挥排练《黄河大合唱》。

资料图片

唱,不知不觉,写出60多页手稿。光用坏的笔尖,就在桌上堆成了小山。
父亲爱吃甜食,光未然托人弄来了两斤白糖。写累了,父亲就捏点白糖,放到嘴里。为了给父亲提神,母亲特意制作了“土咖啡”——把黄豆炒熟,磨成粉,加红糖泡水。当时大家笑称,白糖和“土咖啡”,酿就了《黄河大合唱》。
8个乐章的《黄河大合唱》,除了《黄河怨》《黄河颂》三易其稿,其他都是一气呵成。在父亲心中,人民就是抗日的汪洋大海,如同黄河之水势不可挡。尤其是船工拼命划桨,他刻意作了反复唱3遍的处理。我特别希望,现在的艺术家们能恢复父亲原稿中的三连音节奏,表达渡黄河时船工们既紧张又沉着的心态,这样才能战胜黄河的惊涛骇浪。
大合唱必须有乐队。当年物质条件极度缺乏的革命边区,组建完备的乐队谈何容易?大家集思广益——用羊肠线做成低音二胡,将汽油铁桶改造成低音胡琴,把合唱队员们吃饭的勺子收集起来,放进一个大号

的搪瓷缸子里。当《黄河船夫曲》的朗诵“那么你听吧!”一完,指挥手臂一挥,这个新的“打击乐器”,就发出“啦啦啦啦”的声音,与管弦、锣鼓齐鸣,配合着合唱队的“咳哟,划哟!……”烘托出黄河万马奔腾之势!
“保卫家乡!保卫黄河!保卫华北!保卫全中国!”这激昂的吼唱,轰动了延安,传遍了
中国,为抗战发出怒吼,为大众谱出呼声。
谱写《黄河大合唱》,也是父亲真正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。1939年6月14日,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:“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,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。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,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!”
父亲离开延安时,我才8个月大,父亲去世时,我才五六岁,记忆是模糊的。这些往事都是母亲和父亲的学生、好友告诉我的。长大后,我又读了他的著作,在收集整理父亲相关资料的过程中,我一直在思考,《黄河大合唱》为什么有穿越时空的力量?
我想,是因为父亲把自己的疾苦与人民的疾苦,自己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真正结合了起来。他始终强调“普遍的音乐”,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,“在抗战期间,不容许我们有自我的‘为艺术而艺术’的作品”。淞沪会战打响后,父亲在给奶奶的家书中这样写道:“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,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伟大的任务……”他的作品不只有

心写成,也用血写成。40年生命,父亲写出上千首作品。
他常说,“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”。我的奶奶黄苏英虽然没什么文化,但她把一颗朴素的爱国心传给了儿子。父亲创作过一首粤语歌,叫《顶硬上》。奶奶曾做过搬运工,歌词正是奶奶口述而来:“顶硬上,鬼叫你穷,铁打心肝铜打肺,立实心肠去挨世……”他想用自己的作品来唤醒被侵略、被压迫的人民,使他们争取独立、解放和自由。
我想,在父亲太多无法割舍的人和事里,有新生的我,更有一个迈向新生的中国。1941年,父亲在莫斯科重新编配了交响大合唱《黄河》,但因为当时远离祖国,生活动荡,没有机会试奏和修改,虽演出过几次,却没有进一步整理。2005年,我用8年时间整理的书籍《黄河大合唱》出版,包括“延安版本”和“苏联版本”,用实际行动弥补父亲的遗憾。
我去过莫斯科,去过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,追寻父亲当年的足迹。当我站在阿拉木图的洗星海大街上时,我是那样的欣慰,异国人民的怀念,是对父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作贡献的肯定。
父亲离开我整整80年了,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,时常会在梦里和他见面。我想告诉他,如今有中国人、有华人的地方,就有《黄河大合唱》;我想告诉他,咱们的嫦娥一号上天了,搭载的作品就有《黄河大合唱》;我想告诉他,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《黄河大合唱》一定还会被人们不断唱响。
父亲对祖国和人民的爱,像黄河奔腾不息,他将生命的乐章,写进祖国的山河。《黄河大合唱》是永存的。
(作者为洗星海之女)

当前,全球音乐创作正面临一个重要节点——在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中,如何保持旺盛的创新活力,让创作更好地适应时代?

纵观中国音乐发展史,从《诗经》的雅乐到汉唐的宫廷音乐,从宋元词曲到明清戏曲,每个时代都有其代表性的音乐风格。上世纪80年代伊始,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作曲家率先以“新潮”音乐的形式为我国的音乐事业发展注入了活力。《地平线》《离骚》《川崖悬葬》等一系列交响乐作品,引领了中国音乐的创新。可以说,当代中国音乐创作不断与民族音乐传统相结合,技术水平不断提升,风格体裁日益多元,在主题上,关注历史,也瞩目未来,从各方面看,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。
也要看到,中国的音乐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割裂现象。一方面,有部分作品停留在对传统音乐形式的简单模仿;另一方面,大量流行音乐完全套用西方音乐模式,缺乏文化主体性。这种两极分化现象,导致中国音乐在国际舞台上尚未完全形成独特的辨识度。据中国音乐家协会2022年数据显示,国内原创音乐中具有鲜明中国元素的作品占比不足15%,且多数停留在符号化运用层面。辉煌的音樂传统与当代的音乐成就并未完全匹配。
事实上,中国历史上不乏成功的音乐革新范例。盛唐时期,在吸收西域音乐元素基础上形成的“燕乐”,不仅丰富了音乐表现力,更催生了“词”。宋代则因市民文化兴起,发展出更为通俗化的“宋词”音乐。这些历史经验表明,正因为开放包容、与时俱进的特性,中国音乐才生机勃勃。当今音乐创作应当继承这一传统,所以,我们呼唤中国音乐的“新风格”,构建具有当代中国文化特质的音乐表达体系,推动当代中国音乐创作迈向更高水平。

如何构建这种风格?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音乐作品的评判标准,这个标准应当符合中国社会和广大听众对音乐的期待——新的音乐创作要充分融合中国传统与当代音乐元素,展现富有时代感且充满自信的中国音乐风格。创作者要充分认识到,音乐创作的目标不仅限于贴合某个特定时代或风格,而要立志创作出能够跨越时间、产生深远影响和价值的作品。从这个角度看,音乐家对本民族音乐文化当代表达的孜孜以求,既推动中国音乐“走出去”,也是解决“我是谁”的创作本源问题。
中国音乐的“新风格”不仅关乎艺术发展,更是文化自信的体现。中国风格能够流传到今天,在于它的旋律性,在于对民族文化的深刻体察。而“新风格”除了在“古典”和“现代”之间找到交汇点,还需要用音乐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做出思考和阐释。为此,中国音乐家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。
(作者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)

只要 是 花 , 开 了 就 是 春 天

施冠祯

“‘青年如初春,如朝日,如百卉之萌动’,愿我们怀揣希望去发现‘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与我有关’。”这是今年麦田音乐节散场时大屏幕上定格的文字。

读大学时,我一看到音乐节,就跟着一群朋友出发了。虽然有一半的乐队名字我并不认识,但“音乐节”三个字,就足以代表了我想要的氛围,一种逛逛走走听听歌就很快乐的感觉。现在想来,我爱上音乐节的起点,就是那“百卉之萌动”的力量。花只要开了,就好看。青春的我们会不在意是杜鹃、牡丹、芍药还是小雏菊——只要是花,开了就是春天。
今年在武汉,我再次与麦田音乐节相遇。现场,是悠闲有序的乐迷、散落的充气沙发、有趣的艺术市集。
当彩虹合唱团在现场唱起“你要/乐观/有趣/善良”“你要/学会/自己做饭”时,我的眼里全是泪水。这两句歌词是我对自己真实简单的期待,也是最朴素的愿望。音乐就是如此触动人心,它抓住了我们不多言说而人人都有 的心绪。
环顾四周,我看到了身边踩水的孩子,看到了泥泞地面上的一束百合花,看到玩石头剪刀布的一家人,看到坐着轮椅听歌的朋友,看到随节奏摇摆的保安大叔,看到驻足等拍一架飞机飞过落日的保洁阿姨……那一瞬间,我仿佛“听到”了不同人的远方和梦。
不单单是耳机里的乐队终于出现在我面前,更大的世界正向我张开怀抱。我感到蓬勃的、绵延不绝的力量,是青春。音乐节从来都是青年文化的载体,不能只是一味地拼阵容和“卷”票价,也不应该只是户外站立式“拼盘演唱会”。真正呈现出美好的音乐与青春,才能与更多热爱音乐的人相聚。我想,与音乐节的这次相遇,会是我记忆中值得珍藏、滋养生命的光。
(作者为90后播客主理人)

江南春色,在舞台上渐次浓郁。声至,江南丝竹余音绕梁;水行,一条蜿蜒长堤,将演出区域分割错落;神往,一日晨昏为序,江南市民的生活百景图铺展开来。这是在宁波上演的自得琴社《江南好》音乐会。

何谓“自得”?人们天真地看待这个世界、发现美、欣赏美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。”自得琴社社长朱里铨解释道。艺术总监叫唐彬,有个古琴乐手叫白无瑕,招了个灯光师叫宫微羽,领头儿的叫朱里铨,这琴社,真名像艺名,属实自得琴缘。

从成立之初的三四个人,到现在的10多个人,这家起步于上海、小而美的民营琴社,收获着指数级的“粉丝”增长。线上,它已拥有数百万观众,作品总播放量超3亿;线下,它的足迹遍布32座海内外城市。

破圈始于“画风”。

2016年,因为一段视频,琴社火了!视频《空山鸟语》以低饱和度的米色为背景,乐手身着朱红袍子、艾绿上衣,或弹琵琶,或抚古琴,或吹竹笛,俨然有声古画。唐彬习惯“从视觉角度创作”,坚信视听“通感”。写器乐合奏《凉疆》时,他想象着,庭柳郁如盖,飞絮寻风来,舞台只有一盏灯照向古筝,开场便只作古筝的旋律。改编古琴曲《醉醉渔,唱唱晚》时,他给乐器设计了形象——古琴声线,似渔船荡漾;古筝清亮,像阳光云雾;笛子最适合表现鱼;巫毒鼓一响,如水里起泡泡。

古琴有一定审美门槛,和观众的审美习惯巧妙结合,显然更容易让人听懂。朱里铨将其称为“拿铁理论”：“大部分人刚开始喝咖啡,都接受不了黑咖啡,那就加奶、加糖,或是从速溶咖啡喝起。”

自得琴社正是这样一步步带着观众品“咖啡”的。于是,有了更多古琴的打开方式:听罢传统古曲《流水》《离骚》,下一秒,就可以是根据《哈利·波特》的海德薇变奏曲创作的《魔法醒醒》,竹笛和二胡完成“魔法比拼”,再一转,又是原创曲目《葡萄仙子》,管弦乐团融入民乐演奏。“琴”,并不限于古琴,琴社,也可以是一个乐队。在唐彬看来,“3000多年的

古琴流传至今,就是每一代人不断添砖加瓦又琴瑟和鸣的成果”。

松弛感满满的呈现背后,是朱里铨眼中“不计成本的较真”。他举了个细求“独一无二”的颜色”。“挑选原材料,选定织法,定制染色,达不到预期,就一遍遍重来。我们有自己的标准。”早期的作品有麦克风架子,观众建议画面上不要任何设备,琴社便一次次微调,形成了现在的视觉效果。

“七弦作舟有知音,十年江声无古今。”自得琴社化用白居易的诗回眸过往。弹一曲,为知音,是他们一定要做的事,于是便怀着赤子之心去做,做了,他们也成了他们自己。

朱里铨记得“一些晃动的小脑袋”,那是民乐改编的《哆啦A梦之歌》巡演时,他在后排看到的孩子们跟着节奏轻轻摇动的样子。

唐彬谈到了YouTube上一名海外观众的留言,“‘老师,你回来了’,仅仅6个字让我热泪盈眶”。白无瑕总能感知到“一些美好的力量”,台上她静静地弹,台下他们静静地听,“好像我们相识已久,因为台下的他们可能就是线上给我们留言的网友”。

“深耕传统文化,是有未来的。”观众的热情,让朱里铨的信心更坚定了,从80后到00后,总有年轻的力量加入进来。未来,他计划完善“朝代系列音乐会”,他想把演出带向更广阔的天地,带去小剧场,带到露天广场,带给更多普通人。“只要专注于呈现美好的东西,自然会有人与你同频。”

人们喜欢自得琴社,着迷的,是种纯粹的沉浸感——包容的、充满可能的、带着“我有嘉宾,鼓瑟鼓琴”般真诚的。这让我想起朱里铨给我分享的一段视频,视频里,自得琴社的打击乐手在乌鲁木齐大巴扎的民族乐器店里,正和当地不相识的乐手即兴联动。快乐恣意,不须一字,尽得风流。

问世间,“琴”为何物?走过10年的自得琴社,弹拨出他们的答案——直教人怡然自得,众乐乐乐。

图为自得琴社成员身着宋制服饰演奏。

自得琴社供图

艺坛

本版邮箱:ysbjs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王 璿
版式设计:赵偲汝

雨生百谷。春,是大地跃动的旋律。
这个春天,处处生机处处歌。在北京,为纪念洗星海诞辰120周年,11所音乐学院将共同奏响“黄河之声”;在宁波,自得琴社演绎“江南好”,泠泠七弦觅知音;在广西,“三月三”山歌嘹亮,让人“想一直唱下去”;在武汉,音乐节圈粉年轻人,共同感受“百卉之萌动”的力量……还有关于中国音乐“新风格”的呼唤、对新儿歌的思索,都组成了春天的动人乐章。本期艺坛,让我们共同走近乐曲背后的心曲,共赴一场春天的音乐之约!
——编者

从新儿歌到新经典

任姗姗

从《小燕子》《找朋友》到《歌声与微笑》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,这些充盈几代人精神世界的经典儿歌,彰显了好作品的时空穿透力。“老儿歌魅力依旧,新经典身在何方?”近些年,对儿歌创作“青黄不接”的忧虑屡屡成为热点话题。
在近期举办的“阳光下·童声里”全国优秀少儿歌曲演唱会上,我感受到新儿歌的生命力。《小花》里有大凉山五彩缤纷的花和春夏秋冬的四季变迁;《我的嘎公》娓娓道来湘西大山深处一位老人乘坐高铁走出大山的心情;《一米》再现孩子们眼中每一寸风景的惊喜与有趣……近20首优秀原创少儿歌曲,大部分来自“新时代优秀少儿歌曲创作推广工程”,它们质朴、清激,唱出了童真与童心。
关于儿歌创作的现状,主要有三种看法。有人认为缺乏好作品,许多儿歌“说大人话”,脱离孩子们的真实生活和真情实感。也有人认为儿歌的作者队伍分散,传播平台也分散。还有人认为,儿歌和成人歌曲的界限在模糊。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强势传播下,孩子们几乎可以毫无保留地接触到热梗和“神曲”。传统意义上的儿歌已经无法适应孩子们的心智发展,留不住孩子的心。
生长在互联网时代的孩子们,其实并不缺少可爱、爱唱的歌曲,也不缺少获取中外好作品的渠道。对孩子们来说,缺少的可能是讲述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活、陪他们一起长大的新儿歌。对家长来说,急需的是能帮孩子们屏蔽灰色童谣的“把关一辈子”?我好奇地问。
“晚上做梦白天想,现在见到你;有缘千里来相会,请包容关照”。这段壮族三声部民歌的欢迎曲,钻进了莫花美的心里。“我慢慢觉得,山歌唱的是我们的生活,我们的心声。”她找到了情感上的契合和文化上的归属。
被称作壮族民歌“活化石”的壮族三声部民歌,始于唐朝,盛于明清,相传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莫花美打开了话匣子:“我们称壮族三声部民歌为‘欢哈’。欢,在壮语里是山歌的意思;哈,在壮语里是呼应的意思;欢哈,就是合声山歌。”
像许多民间音乐一样,壮族三声部民歌源于山中劳作,“歌曲由三个声部构成,主唱旋律高亢、明亮、流畅,合声

七弦作舟有知音

访国风乐团自得琴社王璿

“三月花棉开,真好看,壮乡摆歌台;穿漂亮服装,很高兴,山歌赞家乡”……人们唱啊跳啊,欢度广西壮族“三月三”这个古老而美丽的传统节日。
68岁的莫花美功力不减,嗓音高亢明亮。在庆典舞台一展歌喉,在田间地头以歌会友,今年“三月三”,她过得充实而满足。她说:“壮乡山歌,一唱就是一辈子,我想一直唱下去。”
今年3月,莫花美入选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。谁能想到,这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曾听见壮族三声部民歌“扭头就走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,莫花美与丈夫温建业回到家乡南宁市马山县。“我刚进家门就惊呆了,屋子里全是人,家公领着大家开三声部歌会。”那时,十里八乡的歌友常来家里聚会,莫花美的家公温桂元是壮族三声部民歌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“大家围着火炉唱到深夜,有时一场歌会能开好几天。”
“怎么从一听就扭头,变成了一唱



快人快语

李维俊

旋律厚实、婉转、柔和,因为需要三人以上演唱,我们又叫它‘三顿欢’。”莫花美一边讲,一边做演示:“演唱时,要先发一声‘哈’,这个‘哈’要随主题和情景变换,歌词也得严格押韵。并不容易哟!”
在丈夫和家公的帮助下,莫花美逐渐掌握了传统的壮族三声部民歌歌词结构、押韵方法和演唱。因为她的唱腔高亢、明亮、突出,擅唱高声部,她开始在各种歌会和演出中担任第一声部主唱。
从村里的节日庆典到自治区的国际民歌节,夫妇俩一路“高歌”,也萌生了一个心愿:要把壮族三声部民歌传承下去!
作为返乡教书的老师,莫花美夫妇的收入并不算高。2008年,莫花美夫妇将攒下的10万元积蓄全部掏出,在当地政府